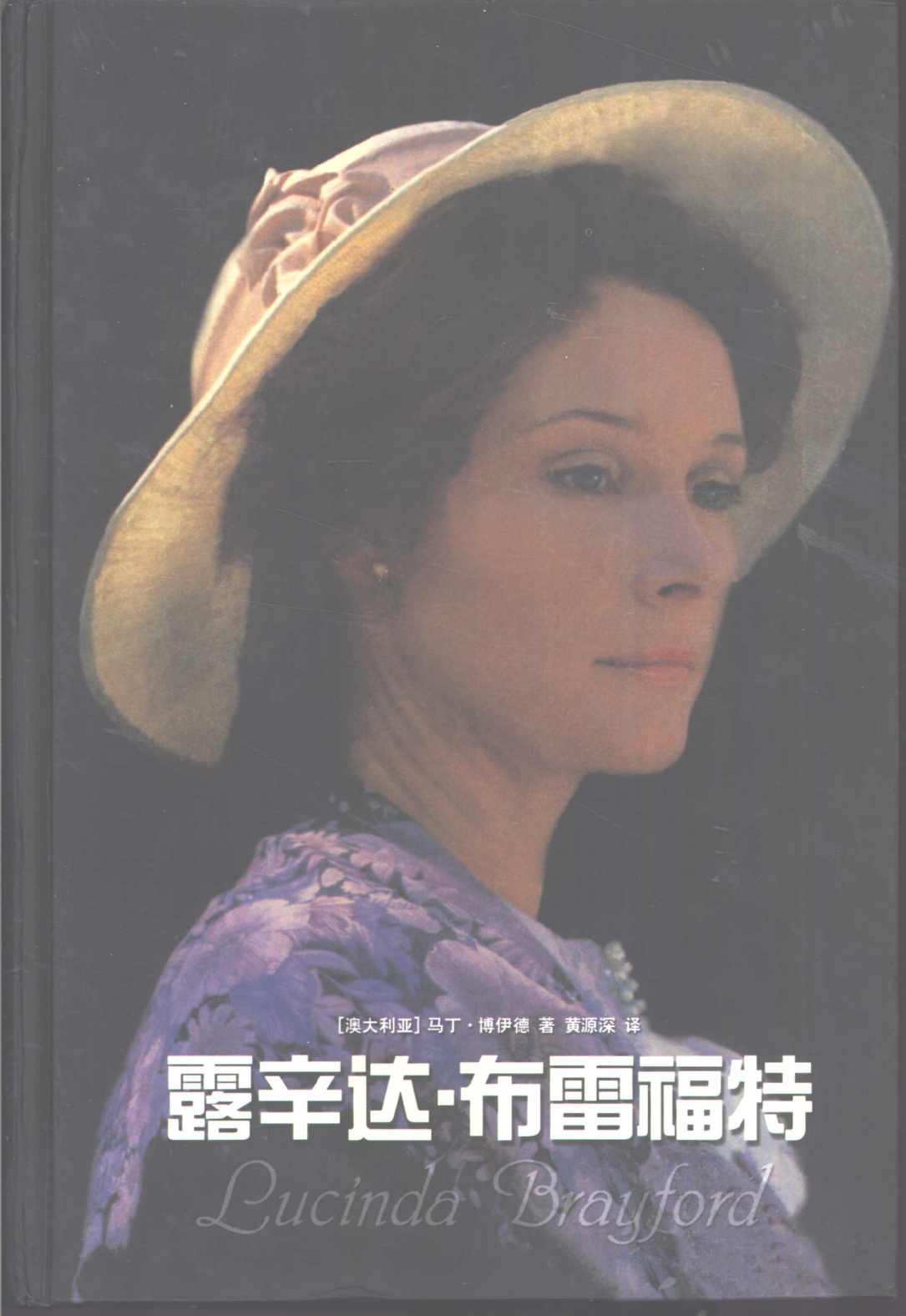




[澳大利亚] 马丁·博伊德 著 黄源深 译

露辛达·布雷福特

Lucinda Brayford



露辛达·布雷福特

[澳大利亚] 马丁·博伊德 著 黄源深 译

LUCINDA BRAYFORD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露辛达·布雷福特／(澳)博伊德(Boyd, M.)著;黄源深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5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现当代系列)
书名原文: Lucinda Brayford
ISBN 7-80657-382-8

I. 露... II. ①博... ②黄... III. 长篇小说-澳大利亚-现代 IV. I6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19294 号

Copyright © 1946 by Martin Boy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2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38号

书 名 露辛达·布雷福特
作 者 [澳大利亚]马丁·博伊德
译 者 黄源深
责任编辑 吴明
原文出版 Lansdowne Press, 196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yilin.com
W W W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邮编 210009)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7.375
插 页 4
字 数 415 千
版 次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6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382-8/I·301
定 价 (精装本)26.2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前言

《露辛达·布雷福特》(*Lucinda Brayford*)发表于一九四六年,问世后不久,英国作家里查德·丘奇(Richard Church)称它为二十世纪三部巨著之一。《星期日泰晤士报》视博伊德为“更为优雅的澳洲高尔斯华绥”,也有人认为这部小说可与英国著名作家毛姆的代表作《人性的枷锁》相媲美,而澳大利亚当代著名评论家和诗人霍普则赞扬它是自亨利·汉德尔·理查森的巨著《理查德·麦昂尼的命运》以来,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小说。

马丁·博伊德(Martin Boyd, 1893—1972)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小说家。他出生于一个艺术世家,无论是父系还是母系家族中,都拥有多位驰名澳洲乃至世界的画家和雕塑家。如果说深广的家学渊源对他的艺术素养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那么丰富的生活阅历又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泉,诚如他一九六八年所述:“在澳大利亚度过了二十六年,在英国生活了三十四年,有四年在法国,十年在意大利。”正是他这种“四海为家”的人生经历,使他小说的背景不是囿于一国一地,而常常跨越多个国家,为读者提供了一般小说中所未见的宏阔视野,因而他的小说常被人称为“国际性小说”。

博伊德诞生在瑞士,时值其贵族父母在欧洲大陆旅行。此后的若干年,他坐在童车里漫游了世界,“到过欧洲的各大城市,围着围嘴,吮吸着奶瓶”。他的童年时代却在“充满阳光和芳香”的澳洲菲力普海湾度过。十三岁以后,合家搬往墨尔本东部山脚下的一

1/22/00/57 1

个农场,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此地的树木、房子、牧场和河流,反复出现在他尔后所创作的小说中。接着,这位被现今的文艺评论家视为“大手笔”的博伊德,当时却因为大学入学考试中历史与写作两门课不及格,而被拒之于高等学府的门外,不得不转而接受神学教育,以培养成为圣公会牧师。但他不久发现自己缺乏这方面的禀性,便毅然弃学,前往墨尔本的一家建筑公司当学徒,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时期的生活被写进了他的小说《爱情的爆发》(*Outbreak of Love*, 1957)之中。

博伊德尽管在内心深处是一位和平主义者,但还是在1915年加入了英国军队,1916年至1917年作为步兵团一员在法国服役。1918年转入了伤亡重大的空军,目睹了战争的残酷和无情。大战结束后,他返回澳大利亚,对战争产生了厌恶,认为战争“是由老家伙们宣布和指挥的,他们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无所畏惧的演说之后便匆匆钻进四十英尺深的防空洞,任凭一无所知的年轻人在战壕里垒起一排排尸体”。^① 1921年他重返英国,参加办报工作,并去欧洲作了一番游历,但始终无法找到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

1925年博伊德出版了处女作长篇小说《热爱神》(*Love Gods*)终于认准了自己所要从事的职业,并基本上定居英国。1928年发表了小说《蒙特福特家世》(*The Montforts*)。从1925年至1949年间,他创作了十部小说和一部传记,尤其是一九四六年《露辛达·布雷福特》的发表,使他声名鹊起,引起了英美批评界的广泛注意,也使澳大利亚人为拥有这位具有国际地位的作家而自豪。

1948年他实现了事业上成功后再返回澳大利亚的诺言,搬进了墨尔本他祖父留下的房子。但墨尔本人的褊狭使他很快就

① 马丁·博伊德,《成见和意图》,《南风》,1968年,第二期。

觉得离开在英国结交多年的朋友乃得不偿失,同时也深感管理澳洲这份财产的困难,加之健康状况欠佳,于是三年后的一九五一年,他又回到英国,此后一生中从未再踏上澳大利亚的国土。

一九五五年博伊德迁居罗马,在那里完成了著名的《兰顿四部曲》(*Lanton Tetralogy*):《纸糊的皇冠》(*The Cardboard Crown*, 1952)、《难弄的年轻人》(*A Difficult Young Man*, 1955)、《爱情的爆发》和《当乌鸦歌唱的时候》(*When Blackbirds Sing*, 1962)。此外,还出版了自传《喜悦的日子》(*Day of My Delight*, 1965)。一九七二年,长年卧病的博伊德,远离一生中呆得最长的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意大利去世。

博伊德的作品刻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有闲阶级,描摹了他们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生活。在此之前,澳大利亚作家的笔触还不曾涉及这一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博伊德的作品起了填补空白的作用。

博伊德的艺术观点十分明朗,认为“艺术的功能在于强化生命的本质和提供浓缩的画面”,“一部小说的价值在于富有人性的内容”。^①也即是说艺术作品要刻画人性,改造人的灵魂,深刻地反映现实世界。所以他反对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认为这是一个有害的口号,某种程度上导致了充斥当今文坛的丑恶与污秽。指出王尔德的所谓“不道德的是不存在的”说法,是居心叵测的谬论,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凡使人堕落的艺术,不论其技巧多高,都是不好的。他始终不渝地信守自己的艺术主张。在他的小说创作达到顶峰的时候,小说《爱情的爆发》被出乎意料地退了回来。出版家建议他紧跟小说创作时尚,把暴力和赤裸裸的性写进作品中去,他断然拒绝,并正告对方绝不用色情做交易。对那些一味赶潮流并主张惟此作品才具有“当代性”的做法,他也大不以为然,认

① “成见与意图”,《南风》,1968年,第二期。

为大家都要去赶时髦的话,作家就不再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家,而成了某种工匠。他还援引了英国评论家福赛特(Hugh I'A. Fausset)的话:

有些人是现代戏剧和小小说的堕落现象而辩护,声称真正的艺术是不怕向地狱窥探的,他们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伟大的艺术家往往是以善与美的眼光,来看待人性中低下和可怕部分,诸如暴力、残忍和变态。

人世间的生活……被视为不过是天堂的光辉的一个影子,且不管这个影子多么暗淡。因此用轻喜剧来取悦人民岂不是比通过沉浸于暴力而使他们惊愕和堕落更好么?①

这段博伊德深表赞同的话不仅表达了这位澳大利亚作家的文艺观,而且对他的轻喜剧色彩浓厚的小说,也是一个极好的诠释。

博伊德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他始终致力于刻画自己所熟悉甚至亲身经历的生活,十分注意细节的真实性。细心的读者不难注意到,他小说中的某些细节与他自传中的记述完全相吻合。如在小说《纸糊的皇冠》中,他成段采用他祖母留下的日记;他自己一九一五年赴英的旅程化为了小说《当乌鸦歌唱的时候》中的一个场景;而自传《喜悦的日子》中关于英国人的势利的内容自然地融进了小说《蒙特福特家世》之中。有时他为了真实地反映所要刻画的时代风貌,还有意识地避开自己所不熟悉的生活。如在酝酿小说《露辛达·布雷福特》创作的过程中,他本打算将女主人公早期的生活背景放在英国,但由于对一九一四年以前的英国知之不多,而又不愿使用第二手资料,所以便改变初衷,把女主人公安排为一位有

① 转引自《成见与意图》,《南风》,1968年,第二期。

钱的澳大利亚少女,在澳洲度过了豆蔻年华的时代,尔后嫁给了一个英国人。作者这种非熟悉生活不写的信条,绝不是因为他想像力的贫乏,而恰恰说明他创作态度的严谨。正因为如此,无论他笔下的英国、法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还是其他场景,都显得逼真而栩栩如生,真实性和生动性成了他全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同时也是他的作品富有可读性的一个重要原因。

博伊德的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与同时代英国小说家爱·摩·福斯特的作品有某些接近之处,这与他对福斯特小说的赞赏以及同“布卢姆斯伯里派”外围的接触,因而受其影响不无关系。^① 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喜剧氛围都十分浓郁,都用轻松幽默的笔触来反映充满矛盾的痛苦的现实世界,在嬉笑声中让读者对人生进行严肃的思考。两人都不主张把爱国主义曲解成为狭隘的民族主义,而希望寻找人类的共同点,这种博大的胸怀,显然与两人都有着周游世界的共同经历有关。此外,两人都喜欢赋予故事发生的地点以内涵丰富的象征意义。在各自的作品中,意大利被描绘成一个人类与自然界水乳交融的国度,象征着人对生活所抱的一种出自本能的态度。福斯特最早两部小说中空气沉闷的乡镇索斯顿象征着精神上的死亡,而充满自由空气的剑桥则是精神生命的化身。同样在博伊德的笔下,《露辛达·布雷福特》中澳洲牧场上营建的松宅是生命力的象征,而死气沉沉的英国贵族住宅“克里坦登”则蕴蓄着衰亡的内涵。博伊德与福斯特的语言风格都平易流畅如行云流水,但似乎都难以用来创造大喜大悲的情景,把读者投入感情波澜的深渊。当然,有些评论家把博伊德同劳伦斯、詹姆斯相比较,认为他受过后两者的影响,但可惜找不到令人信服的依据,从而使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博伊德的小说在其问世后的若干年里,并没有引起澳大利亚

^① 《喜悦的日子》,1965年,墨尔本版,第274—275页。

评论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注意。他的《蒙特福特家世》出版后,仅有巴纳德·埃尔德肖和万斯·帕尔默赞扬过几句,而当时称霸文坛的《公报》杂志却直言不讳地将它贬为“历史文献”。一九四六年出版的《露辛达·布雷福特》虽然在英美引起了强烈反响,拥有众多的读者,在澳大利亚国内,却迟至一九四九年才有一篇对这部杰作表示欣赏的评论文章,仍很少有人对这部小说感兴趣。直至他的《兰顿四部曲》发表后,评论界对他依然不很热情,文学批评家菲力普斯(A. A Philips)甚至认为他深受“文化奴婢心态”的影响,对澳大利亚生活和历史都不熟悉,因而难以为他的家世小说找到确切的社会背景。到了六十年代末,著名评论家里昂尼·克拉默教授等充分发掘了博伊德小说的艺术魅力和审美价值后,湮没无闻的博伊德才为人所注目,被普遍确认为是澳大利亚少数几位拥有世界地位的作家之一。这种荣誉之所以姗姗来迟,是有其历史原因的。一是因为博伊德早期小说出版时,正是文学上的民族主义思潮统治澳洲文坛之际,游离于民族文学之外的作品不但不可能受到青睐,而且会招致非议是再自然不过的。二是博伊德的作品似乎更接近英国传统,不合澳大利亚大众的口味。三是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跨越国界的背景,对它们的欣赏和接受要求读者有着丰富的、乃至周游列国的阅历,对大多数澳大利亚人来说,这只有在通讯发达、交通改善、经济繁荣的六十年代才有可能。然而,尽管博伊德到了六十年代才被人们所认识,但他在澳洲和世界文坛的地位已经是不可动摇了。

博伊德撰写《露辛达·布雷福特》的契机,倒是生活中的一件极其平凡的小事。一九四一年作者寓居伦敦时,一位富家女子因避战祸借宿在他家。一天下午,管家、男仆与房主本人都要因事外出。主人请客人自己用茶,并把她带到厨房,告诉她如何烧火沏茶,不料对方回答说:“试试看吧,不过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主人听罢差一点要笑出声来,也因而产生了灵感,决定要写一

部小说,刻画一位过惯了优裕生活而突然被投入了战争苦难之中的女子。但是在创作过程中,由于生活的逻辑以及人物性格逻辑所起的作用,后来成书的小说却完全不同于作家最初的设想。

小说的开头很富有传奇色彩。十九世纪中叶,一位名叫威廉·文(William Vane)的剑桥学子,在酒醉饭饱之后,恶作剧地把另一位剑桥学生查普曼(Chapman)扔进了剑河。事后查普曼险些死于肺炎,文则受到了学校的惩戒,而且不久又因打牌作弊弄得名誉扫地,无可奈何之中去了澳大利亚,而查普曼则为了健康的原因也随之来到澳洲。文在澳娶了一位富裕牧场主之女为妻,并在岳父去世后因继承遗产而发迹。查普曼则进入教会工作。富有讽刺意味的是,文的儿子弗雷德(Fred)与查普曼的女儿朱莉娅(Julia)相爱,并结为伉俪。文在一次旅途中突然去世,朱莉娅以为从此就可成为富豪,谁知文在去世之前,早已债台高筑,把全部家产都抵押了出去。本来就是因为金钱而看中弗雷德的朱莉娅,遂准备离他而去。此时正值大旱,牧场上草枯畜亡,牧场主纷纷破产。而弗雷德却在绝望中,孤注一掷,倾囊中所有,用几百英镑的贱价买下了邻近破产牧场主的大批羊群。不久天降大雨,旱情解除,弗雷德因为拥有这一大群羊而发了财。在滂沱大雨中,弗雷德夫妇终于和好,并孕育了小说的主人公露辛达。

露辛达在澳大利亚牧场上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少女时代。她不仅天生丽质,面容姣美,而且修养与气质都很好,“沉静、敏感而富有魅力,生来就有贵族的气质”,自然她成了一家人的宠儿,社交界最引人注目的姑娘。

一位名叫托尼·达夫的业余建筑师十分钟情于露辛达,并希望成为她的终身伴侣。虽然露辛达喜欢这位长她十四岁的朴实诚挚的青年,但眼睛只盯着金钱地位的母亲朱莉娅,坚决反对这门亲事,并扼杀了两人早已萌发的爱情种子。这时,另一位贵族青年,总督的副官雨果·布雷福特(Hugo Brayford)闯进了她的生活圈

子，势利庸俗的朱莉娅立即捕捉了这个难得的机会，促成了两人的婚事。在澳大利亚一个山坡的大自然怀抱里，在暖和的阳光下，露辛达把自己献给了这位年轻英国贵族，并孕育了他们未来的儿子斯蒂芬(Stephen)。露辛达在踏上英国后漫长的后半生里，没有再怀孕，象征着英国和欧洲文明发达而不结果实，而粗犷、质朴的澳大利亚生活却是丰硕无比的。

对露辛达来说，一切烦恼都始于婚姻。她同雨果婚后抵英国不久，便发现风度翩翩的丈夫，不过是个自私虚伪、朝三暮四的负心汉。他赌博成性，并私下里把妻子的银行存款全部取出，供自己挥霍；他对露辛达虚与委蛇，而与他以前的情妇打得火热。在这一切逐渐暴露以后，露辛达非常失望，并与雨果的朋友帕特·兰弗兰克(Pat Lanfranc)发展了情爱关系，在感情上找到了寄托。

生活中矛盾迭起。正当露辛达与帕特的感情日甚，并考虑与雨果离婚时，雨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上身受重伤，大半个面部被毁，但神志依然清醒，终日卧床，离不开露辛达的照料与抚慰。没有爱情的夫妻生活被迫继续着，露辛达成了这种生活的囚徒。后来雨果去世，她获得了婚姻的自由，与帕特之间不再存在着障碍时，帕特此时却另有所爱，已弃她而去，露辛达再次堕入失望的漩涡。

饱经世事，尝尽人间苦辛的露辛达，逐渐走向成熟并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儿子斯蒂芬身上。然而斯蒂芬的生活道路更为坎坷。在爱情上他连遭挫折，最后好不容易与他的“意中人”澳大利亚姑娘希瑟·文结婚，却发现她是一个工于心计、惟利是图的女人，与斯蒂芬没有共同的语言。婚后不久，希瑟便跟随一个股票经纪人而去，使斯蒂芬又一次经受了爱情的痛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蒂芬因断然拒绝服兵役而被投入监狱，并遭到严厉的体罚。在精神和肉体上蒙受极大的侮辱之后，他郁郁成病而亡，从此这个显赫一时的贵族家庭失去了后裔，暗喻英国贵族阶级的衰亡是不可避免

免的。

从形式上看,《露辛达·布雷福特》是一部家世小说,但实际上作者的着眼点却并不在于记述布雷福特家的家史,而在于塑造主要人物露辛达。首先,这部小说的书名为“Lucinda Brayford”《露辛达·布雷福特》,而不是“The Brayfords”(布雷福特家族),表明作者的着眼点不是构筑家世式的框架,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长长的人物画廊,而是集笔力勾画女主人公露辛达。其次,露辛达这一人物在小说中所占篇幅极大,超过了其他所有人物,说明了作者目标的专一。最后,从人物之间的关系来看,其他人物同露辛达的关系不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却是一种烘托与被烘托的关系,他们都围绕着露辛达而展开,对她多少都起着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

小说塑造了一个由天真烂漫的少女,经历了生活的种种折磨后,逐渐认识世界、洞悉人生而走向成熟的妇女。尽管全书的四大部分并没有都把她放在中心位置上(尤其是第一、四部分),但作者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过这位女主角。四个部分从正面、侧面、反面多方位地勾勒露辛达。第一部分看来只是交代露辛达祖辈和父辈的曲折经历及其生存环境,但实际上为露辛达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作好了铺垫。露辛达身上有着其祖父文和外祖父查普曼的影子,只不过文的浮夸被查普曼古板所中和,形成了露辛达年轻时既希望出风头却又显得审慎的性格。同时,父亲弗雷德的庸俗和母亲朱莉娅的爱慕虚荣也给她的个性留下了烙印。朱莉娅好巴结贵族,给朝夕与父母相处的露辛达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她与贵族青年雨果的结合,一方面是由于母亲朱莉娅竭力撮合,另一方面也是受自己虚荣心驱使的结果。此外,她后期在衣着上过分装饰乃至显得庸俗也是同她父亲弗雷德一味炫耀财富的庸俗习性给她留下的烙印分不开的。小说的第二部分把露辛达置于矛盾的漩涡之中,正面刻画她婚后所产生的精神危机。少女时代平静安定的生活氛围被接二连三落到她头上的打击所代替。丈夫的不忠以

及后来的致残,自己的情爱关系在内心所引起的愧疚以及母亲年轻时的荒唐所造成的恶果等等,“使她产生了一种分崩离析的感觉”,“深感自己处于崩溃的边缘”。在纷繁复杂的现实面前,露辛达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困惑。小说第三部分仍着力正面刻画,描写她逐步脱离稚气和单纯,真正认识人生。生活的波折启迪了她,使她开始洞明世事,窥察人心,保罗(Paul)深刻而充满机智的说教,逐渐提高了她的判断能力,连她自己也感受到了一种明显的变化,“已经睁大了眼睛,注意到了被一般年轻少女所忽视的东西”,露辛达历经坎坷之后,终于成熟。小说最后一部分通过儿子斯蒂芬的生活道路的折光,从侧面勾勒和总结了露辛达的人生历程。斯蒂芬的不幸遭遇,不过是露辛达痛苦经历的重复,作者用来描绘斯蒂芬的话也完全适用于露辛达,“他在一切方面都失败了,社交生活、婚姻……一切的一切”。对斯蒂芬的刻画,无疑深化了露辛达这一人物,进一步凸现出生活中的一个失败者的形象。露辛达周围的人物,对她起了极好的衬托作用:雨果给予她肉体上的快乐;保罗使她在思想上日趋成熟;而斯蒂芬则使她得到了精神上的满足。他们分别象征肉体、思想、精神,全面构成了露辛达这样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露辛达是环境的弃儿,在生于斯长于斯的澳大利亚环境中,她如鱼得水,不但得到家庭的钟爱,而且在社交场中也深受众人的青睐。在澳大利亚度过的童年和少女时代是她一生中最愉快的岁月,即便后来在异国迭遭不幸的日子里,也常常从记忆的深处勾起使她留恋不已的澳大利亚山水。然而一旦离开养育她的澳洲环境,被移植到英国贵族土地上以后,她立刻像一棵鲜花脱离土壤那样凋谢了。她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英国贵族社会,难以对付这另一种生活的挑战,几乎处处碰壁,“她的生命已经开始枯萎,更糟的是,因为某种原因,她找不到自己的归属”。于是她成了无根的浮萍,在人生的海洋里飘零。她是澳大利亚文学史

上又一个社会和环境的弃儿形象,与亨利·汉德尔·理查森笔下始终难以在新大陆上安身立命的麦昂尼有相似之处。当然从广义上来说,露辛达代表一切无法适应环境的人们,正如小说作者自己所说,“这些人感受到了一种孤寂,对他们来说,世界本身就是一个流放地”。^①因而也可以这样说,这部作品传达了客居异国达五十多年之久的博伊德自己的心声。

《露辛达·布雷福特》又是一幅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它以十九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百年间变幻莫测的历史风云为背景,通过对露辛达一家四代的命运,尤其是对露辛达自己成长过程的刻画,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英国和澳大利亚社会的变迁(死气沉沉的英国与生气勃勃的澳大利亚相对比)以及英国贵族阶级分崩离析的过程。小说虽然集笔力于露辛达个人的沉浮和哀乐,但读者能感受到作品所透出的浓烈的时代氛围和社会气息,看清楚作者笔触的指向。雨果和斯蒂芬在两次世界大战中的不幸遭遇,不仅客观地刻画了战争给人们带来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创伤,而且通过活生生的人物形象,对作者本人一向为之厌恶的战争,作了有力的谴责。所以雨果一方面因为他的劣迹而受到鞭挞,另一方面则因为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而得到人们的同情。通过对富有活力的牧场主弗雷德这一形象的塑造和充满阳光、质朴粗犷的澳大利亚自然环境的生动刻画,勾勒出了这一百年间新兴的澳大利亚的崛起;而通过布雷福特家族从兴盛到衰微乃至最后失去继承人的过程的描述,画出了老牌英帝国主义日益走向衰落的轨迹。

在我决定翻译《露辛达·布雷福特》之前,悉尼大学名誉校长 Dame Leonie Kramer 教授向我极力推荐了这部小说;在翻译过程中,悉尼大学 Dr Catherine Runcie 博士帮助解决了除英语外的众

^① 博伊德,《喜悦的日子》,第 10 页。

多其他语种的难点;在法文的翻译方面得到了郑克鲁教授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此外,我特别要感谢译林出版社章祖德社长和顾爱彬副总编的诸多帮助,以及澳中理事会(ACC)的经济资助。正因为从方方面面伸出的援助之手,这部小说才得以跨越国界走向渴望了解西方文化的中国读者。

黄源深

2001年7月12日

于上海七宝斋

第 一 部 分

制服上的肩章

